

# 保护儿童需要一个“文明的网兜”

日前，天津市南开区大悦城商场两名儿童从4楼坠落，不幸身亡。据报道，事发时他们由父亲同时抱着在商场4楼的栏杆处看夜景。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，坠亡事件相当惨烈，家长悲痛欲绝，教训极为深刻。

坠亡事件在网上引发争论，网民产生共情，一方面为不幸坠亡的孩子鸣不平，认为家长看护不当，希望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；另一方面也为家长叹息，因为无心之失，瞬间失去两个孩子。

这个案例说明，儿童保护在中国还处在粗放的阶段。大量的法律实践证明，相比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中国法律对家长还是很宽容的。美国法律对

家长虐待儿童看管极严，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体罚大都属于虐待之列。生活中，家长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，往往被世俗社会想当然的宽容主义所僭越。有的人总喜欢强调所谓“虎毒不食子”“家长也不是故意的”云云。但这并不公正，因为它预设了立场，假设家长都是合格的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，而孩子才是无辜且缺乏保护的。

这些现象说明，儿童保护从根本上还缺少儿童视角。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之所以难，就是因为儿童是在成年人设计的环境中成长的。唯有放低身段，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，才算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，进而才能及时发现问题。

如果把儿童保护按照空间差异分为私域保护和公共保护的话，可以说在这两方面我们做得都还不够。就私域保护而言，大量留守儿童基本处于缺少父母照顾的状态；而在公共场所，儿童缺乏看管和看护不足的情况也不鲜见。儿童公共安全被忽视得太久，这不仅是家长的责任，包括政府和商场在内的公共场所管理者同样也有责任。

就拿天津坠亡事件来说，假如护栏外有一个延伸平台，假如平台上还垫了软垫，假如这个延伸平台还包有网兜，那么成年人或小孩哪怕不一小心摔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包括商场扶梯，有的从一楼直达五楼，望下去令人

心惊肉跳，这是非常粗糙的现代化。为什么不能尽可能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，让扶梯更安全呢？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丰富了，但文明理性显然还不够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儿童保护迫切需要一张“文明的网兜”。把孩子装进安全的“网兜”，他们才能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地茁壮成长。这“网兜”的成分是多元的，既是法律的，也是政治和文化的。建造这张“网兜”需要社会各界长期持续的共同努力，而最核心的还是要强化儿童视角，把以人为本贯彻到底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2017.3.2文/陶舜

## 安抚心灵

### 艺术家用骨灰作肖像画铭记逝者

缅怀逝世亲人的方式有很多，但用他们的骨灰为他们创作肖像画的做法却是闻所未闻。据报道，德国51岁女艺术家海德就是用骨灰作画的第一人。她的作品受到很多人的认可，并将在纽约一家知名画廊展览。

海德称，“骨灰画”的创作步骤是比较复杂的，首先，我需要在木板上铺上一层蜜蜡，接下来，借着小刀的辅助，将骨灰一粒一粒地撒在上面。这个过程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，因此，完成一部画作通常耗时3到4个月。”

据悉，海德独创一格的作画风格是因不堪忍受朋友去世的打击而形成的。她说，她一直没有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。后来，朋友的意外去世更让她痛苦不堪。为了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，她决定用朋友的骨灰为他们创作肖像画。这样的话，每次看到画作，就感觉朋友一直在身边，从未离去。

中国日报网

## 与时俱进

### 81岁老妇成功研发一款APP

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日本一位81岁的老妇人在60岁时初学电脑，经过21年的认真学习和刻苦研发，她成功推出了一款APP，教人们如何在情人节上正确摆放人偶。

现年81岁的真子不仅是一位技术开发人员，还是一名博主。除了自己学习电脑外，她经常在博客里和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旅游照和Excel是如何实现数字艺术的。真子表示，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惧怕高科技，自己就是个特例。她在60岁时，给自己买了第一台电脑，并且加入了在线计算机俱乐部，以便更快地熟悉电脑。在掌握了一定的电脑知识后，她大胆地设想能否在Excel填充单元格的基础上创作更丰富的艺术作品。

大众网

## 冲淡悲伤

### 父母以“积木棺材”送别乐高迷儿子

据外媒报道，日前，罹患癌症的英国小伙迈科尔离世。由于迈科尔生前是“乐高迷”，于是他的父母给他定制了一具“积木棺材”，来纪念他乐观开朗的一生。

迈科尔年仅21岁便离开人世，他的父母亲不舍儿子就此离去，为他定制了一具以“乐高积木”为外形的棺材。这具棺材长2.1米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黄色“乐高”积木。

迈科尔的父母表示，黄色的“乐高”棺材象征儿子生前乐观开朗的个性。“我们不想让他在棕色的棺材里走向下一段旅程，希望大家对他的最后印象能反映出他的一生。如果你了解他，就会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。”

葬礼上，当灵车抵达现场时，许多人看到棺材后都露出笑容，冲淡了葬礼浓浓的悲伤气氛。

据介绍，迈科尔生前是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飞机工程师，非常热爱户外活动，过去曾担任慈善机构的大使，替患病的青少年企划户外活动项目。

搜狐网



## 故乡的河

童年最难忘的记忆，是故乡的那条河。

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，一路浩浩荡荡，最终注入松花江。它叫辉发河。从源头流出后，辉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。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。围绕着两河交汇点，人们世代辛勤劳作，繁衍生息，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。

这里，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生命的摇篮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。长大一些，这条河便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。那个年代，物质极其匮乏，孩子们所能追逐的，就是青山绿水，蛙声蝉鸣，鱼虾泥鳅，蜻蜓纸鸢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。

夏天，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。时而鱼翔浅底，时而蛟龙出海，你追我赶，常常流连忘返。蚊虫的叮咬，是家常便饭。

冬季，除了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跐溜或支冰车。打滑跐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，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。冰车又叫单腿驴，结构简单，驱动灵便。蹲在上面，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，势若脱兔，凭虚御风，惬意无限。

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，比较破旧，桥板之间缝隙不小。透过缝隙，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记得有一年涨水，河水几乎漫过桥面。过桥时，人们手扶栏杆，逡巡蹑足。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。

最深刻的记忆，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。我不会游，便站在岸边观看。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。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子，喝了不少水。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，及时把我拉上岸。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。

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，而是事后的回味。静静一想，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，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。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，有时已处去留边缘，却还浑然不知。这种变幻与无常，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！

故乡情是一种奇妙的情结。我常想，人们为什么会有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的情感，为什么会有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心境，为什么会有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情怀，为什么会有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的慨叹？

这是因为，在我们最初睁开好奇的双眼，去认识、理解和感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是故乡给了我们滋养、欢乐、希望和信念。它开启了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，确立了生命价值的航线。

外面的世界虽精彩，但生命之根永远在故园。河究竟是什么？河是一首温馨的诗，河是一曲深情的歌，河是一杯浓烈的酒，河是一部波澜壮阔、起伏跌宕的交响乐。面对奔腾不息的滚滚流水，哲学家说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；思想家说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；科学家说，水是生命之源；文学家说，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……

实际上，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河。有急流，有平缓，有激越，有险滩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终将一去不返，并且毫不吝惜地带走你的一切。

但物质世界再富有也会消失，再华丽也会腐烂。只有爱，只有精神财富，才会汇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，在汹涌澎湃中闪现，长流天地间。

你听，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，那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，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——

“我思念/故乡的小河/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/噢，妈妈/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/那就是我/那就是我/那就是我……”

《人民日报》2017.2.18文/李建臣

## 弥补损失

### 农夫用4000棵松树排大迷宫

据外媒报道，西班牙一名农民裴瑞兹用4000棵松树，建造了一个占地5000平方米的迷宫。这个西班牙最大的松林迷宫将于4月8日开放。

据报道，因为西班牙经济不景气，一名种植松树的农民裴瑞兹干脆用卖不出去的松树排成迷宫，弥补一下损失。

裴瑞兹说，西班牙有些迷宫比他的大，但是，这些迷宫都用玉米组成，只能用几个月。松林迷宫却可长可久。

测试显示，一般人大约一个小时可以走出，最快的半个小时就可以钻出来了。

目前，迷宫的门票价格还没定，但不会超过4欧元。据悉，买门票的时候，客人会拿到裴瑞兹的电话号码，万一走不出来可以跟他求救。

中国新闻网

## 享受自由

### 日本青年隐居阿拉斯加荒岛

摄影师安茨·奥斯特曼外出采风时，偶然遇到27岁青年“扎克”，用一个月时间跟拍了他与世隔绝的小岛生活。

奥斯特曼接受英国《每日邮报》采访时说，扎克在日本生长。6年前，他抱着“寻找更简单生活方式”的想法来到美国阿拉斯加南部的马布尔岛，被岛上的渔民夫妇埃里克与辛迪收留。

扎克在那里过上了“原始”生活。每天忙着从小溪取水、在花园种菜、去森林打猎、出海捕鱼……每隔几个月，扎克都要和埃里克重返“文明世界”购买发电机用的汽油以及自己无法种出的食物。

奥斯特曼说，之前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离开繁华世界隐居山林。不过见到扎克后，他明白了：“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居住在充满历史感、不受任何打扰的野外，那才是真正的生活。你不再是一条生活在罐子里的鱼，你自由了。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。”新华社

## 父爱如山

### 男童因病截肢 父亲辞职为其造假肢

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本·瑞恩的儿子索尔·瑞恩在出生不久便被告知需要截去左臂，这使得初为人父的瑞恩陷入了痛苦之中。2016年，医生称索尔可以佩戴塑料假肢。于是，瑞恩便辞职去工作，亲自为儿子打造了仿生假肢。

这位前心理学讲师辞职后，在自学了如何在游戏控制台和3D打印机上设计并使用扫描仪制作模型后，成功制作出了自己理想中的模型。该技术不需要电池，且仿生手臂完全由塑料制成，可通过3D打印机生成。

据悉，瑞恩及其妻子曾下决心要使截肢不会影响索尔的成长。当索尔只有5周大时，瑞恩便用卷起的海绵和棉绒为其制作假肢。自此，他便沉迷于不断为索尔改进假肢性能的过程中。后来，他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制作假肢的工作中。

新民网